

起步之年的“加速度”

■ 南海之声

日前,为印尼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车在中国青岛成功下线。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东南亚地区首条高速铁路。

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遍地开花,中国技术“加速”东南亚的例子层出不穷。“样板项目”中老铁路在开通运营7个月后,在

万象完成标准轨与米轨间换装,与泰国铁路实现了互联互通。未来,更多的冷链班列、旅游专线和榴连快线将飞驰在这条陆海联运的国际物流通道。

铁路对物流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如同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泰国智库最新研究报告称,如果泰国能充分利用好中老铁路,泰国对华贸易每年还将新增至少40亿铢(约合7.7亿人民币)出口额。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起步之年,各方对高质量发展多领域合作充满期待,

信心满满。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本月初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上表示,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欢迎更多国家参与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促进开放型区域一体化。

作为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另一重要引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实施不久,但作用已明显体现。

中国海关总署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3.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2%,与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7.5%。两项数据的增速均超过今年上半年水平。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认为,RCEP将为地区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经济增长和更快减贫成效,这对东盟国家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100亿美元。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一份蓝皮书指出,随着RCEP生

效,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3.0”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将不断加深。同时,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等方面的合作将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因国际局势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令东南亚经济复苏面临巨大挑战。新加坡贸工部11日发布第二季度经济调查报告,认为自5月以来,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并下调了该国今年的经济增速。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李兴裕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

联储加息将对东盟国家经济产生冲击,包括降低东盟国家出口、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等。

正因如此,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是各方的共同期待。“外部环境越复杂,我们越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事”,这已在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普遍共识。

东南亚谚语“水涨荷花高”与中国人常讲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样,都凝结了和合之美的东方智慧。起步之年再出发,中国东盟高质量合作发展,值得我们更多的期许。

椰風置雨

■ 本报评论员:余凡

自从中央政府于5月23日解除执行25天的禁令,准许棕油(CPO)及系列产品重新出口,近两个月来,棕油出口额并没有突破性发展,而棕果的价格也只缓慢回升,让棕农大失所望。当佐科总统7月下旬获得中国承诺增加购买1百万吨棕油,又让棕农看到希望。

《时代网》(TEMPO.CO.)早于7月18日报道,商业部长如基菲利(Zulkifli Hasan)在总统行宫向媒体表明:“我们将尽力关注生棕果(TBS)的情况,我已经估算了,棕果的收购价应该达每公斤2400印尼盾。”部长称,财政部长已取消棕油(CPO)出口税以推动棕油销往国外,“因此,棕果不应被压制在2000盾以下,据估算,棕农应该能以每公斤2000至2400盾的价格售出。但这当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然而棕果市价又怎么样呢?

印尼棕农协会(Apkasindo)根据各省实际情况作出报告,虽然政府已对棕油出口重新放行,但7月初对自助棕农的收购价平均仅916盾,合约棕农则1259盾,进度并不理想。

《商业网》(Bisnis.com)于8月1日称,棕农协会表明,自从政府免除棕油出口税后,这两周来棕果的收购价已慢慢爬升至每公斤1500盾。据7月底资料,

国内棕果收购价未达指标

自助棕农的收购价已达1448盾,而合约棕农的则1775盾,平均每公斤升高250至650盾,后市看好。

棕农协会主席马努隆(Gulat Manurung)对记者说:“自从取消出口税后,目前的收购价都在农林厅(Disbun)所建议棕果价之下5至21%。这主要因为‘魅力棕油共同市场’(KPBN)对棕油出口价开标迟缓所致。”根据资料,农林厅规定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940盾,而最低收购价是西苏(SULBAR)省的1250盾,最高是楠榜省的3210盾,差距令人费解。

马努隆呼吁棕油厂商不再以“油罐已满”为由拒收或压价棕农的生棕果,因为7月份的棕油出口已经超标,达到2百多万吨。“同样情况,炼油公司及棕油出口商不应该再压低向棕油厂商收买的棕油及系列产品,因为出口已经顺畅,而出口费用也大幅削减。”

《罗盘网》(KOMPAS.com)于5日报道,占碑(Jambi)省长哈里斯(Al Haris)公布该省棕油厂向棕农收购的棕果不可低于每公斤2016盾。大多数棕农希望省长的指令能尽快实行,因为当时该省有些棕油厂对棕果的收购价还不到每公斤1000盾,令棕农苦不堪言。

来自萨拉拉昆(Sarolangun)县的棕农阿丁(Atin)向媒体表示,省政府规范收购价的决定还不能解决棕

农的困扰,譬如运输费飙升,工人薪酬高涨,还有化肥的连番加价。生产费的攀升,使棕农的成本已远超过省长所承诺的收购价。阿丁说:“目前棕农的处境很艰难,倘若真要帮助棕农,棕果的收购价最好能每公斤3000盾。”但希望恐怕只是“虚幻”。

麻罗占比(Muarojambi)县的棕农鲁斯坦(Rustam Affandi)对记者坦言,基层棕农的售价仍然偏低,与肥料的涨价成了鲜明的对比。棕农仅以每公斤1000盾的价格卖给收购商,后者以1200盾转给中间商,而棕油厂商则以1500盾的价格,以双方谈妥的条件,向固定的数家中间商采购生棕果,现实的棕果价格与省长所指定的收购价还有很大的差距。

《棕油信息》(Info-SAWIT)于8日称,苏南省慕西河口县(MUBA)的棕果收购价一周来并没有显著的提升,还处在波动不定的态势。根据中间商的发票单(SPB/DO)可以一窥各棕油厂商开出的收购价。譬如,PT.BKEM保持上周的1300盾收购价;PT.SPS棕油厂调升至1330盾;而PT.AKA则稍跌至1350盾。此外,一些棕油厂不知何故,并不积极收买棕果。

《采访网》(Liputan6.com)于8日报道,商业部长如基菲利表示,希望棕果的收购价在8月底就能超过每

公斤2000盾的指标,主要是为了全国棕农能获得盈余。部长重申,政府已经暂停对出口棕油征收每吨200美元的出口税,还有其他宽松政策,棕油出口商应该及时调高对底层棕农的收购价。使棕农收获园里的棕果时,能得到相应的利润。

另一方面,部长也希望棕油出口商能获得稳定的利润。不过,各家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政府指定的“国内市场义务”(DMO)份额,以便保证国内食用油的供应量及价格稳定。

《廖省邮报》(Riau Pos)于10日报道,廖省农林厅长如法得里(Zulfadli)向媒体表明,8月10至16日的棕果收购价已定为每公斤2233盾,主要是因为棕油出口价稍有上升。然而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截至11日,廖省关兴县(Kuansing)棕油厂的收购价是2030盾,中游的因胡县(INHU)则每公斤1730盾,而下游低洼地出产的棕果,价格更是低廉得多。

有些评论认为,不少政府官员与大型棕油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因碍于广大棕农的抗议呼声,只好发表一点“利民政策”以安抚民心。但在实施时,却又不能坚决地推行,让棕果底价的承诺,沦为“空文”。而这显然是佐科总统所不喜见的“官僚作风”!

贺国庆77周年

棉兰:田心

国旗红白贺周年,蕉雨椰风锦绣添。立宪五基扶共处,英明领袖引航前。

招商拓展奔波累,基建从优策划先。丝路连通增贸易,有祈待福海苍田。

占碑福地

占碑:常青

桥塔高处瞰大江,蜿蜒东来波浪漾。川流不息奔远洋,哺育两岸椰花香。

民风朴素人善良,安居乐业福祉乡。感恩上苍赐美域,亘古世代皆吉祥。

中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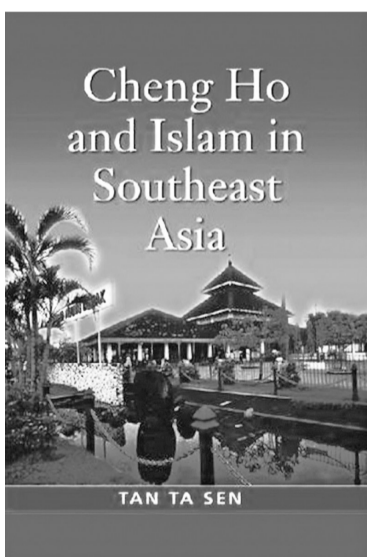
牙律:辛韵吟

一年容易又中元,虔诚膜拜祭祖先。华族幽魂堪有福,年年探亲在中元。

古庙香火分外浓,善男信女乐心捐。施舍粮米济贫民,中华美德世代传。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书籍《郑和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封面

其他领域

厨房之外,还有许多外来词汇指向来自中国的“技术转移”。“cat(油漆)”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词汇,还有与印尼华人移民活动息息相关的,方便做生意的 toko(商店)、suipoa/sem-poa(算盘)。在西加里曼丹岛各地,还有许多人将 dacing(大秤)与华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大秤在15世纪的马六甲(Malaka)和100年之后的亚齐(Aceh)早已广泛使用(Jones, 2009:11; Lombard, 1990:256, 399-400)。买卖中的其他重要元素,如 picis(角,一种

铜币或锡币)或 seng(分,一种中间带方孔的硬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制造。此外,人们还使用华语 kowri(玳瑁)来称呼另一种更为古老的“玳瑁币”。从14世纪起,爪哇地区就出现了中国的 picis(角)。如今,这些中国 picis(角)虽然已经失去了支付功能,但依然大有用处,尤其是在峇厘岛(Jones, 2009:149)(详见本书第三部分《峇厘印度教祭神仪式中的铜钱》)。

另一关于技术适应的例子,就是将马车改装为印尼别具特色的交通工具 becak(三轮车,马车或牛、马拉的大车)。此外,扁担及其两头的箩筐也有可能来自中国。这两个工具让搬运变得十分便捷。虽不能说完全不费气力,但在一定程度上省了力气。当地地人马上仿而效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手推车(Wheelbarrow)上。不过,手推车的使用仅限于邦加岛。在这座岛屿上,华人通过生产这座岛屿闻名的文岛白胡椒来增加黑胡椒的种植,而黑胡椒在这座岛上早已广为人知。

郑和:一个特殊的例子

陈达生(Tan Ta Sen)(2009)在对郑和(或称三

基础科学与科技(2)

玛丽·索默斯·海杜丝(MARY SOMERS HEIDHUES)

宝/三保 Sam Po)的生活背景及其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中指出,这期间也发生了科技转移现象。从1405年至1435年,郑和奉中国(明朝)政府之命,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对东南亚地区进行考察。在此期间,可能会有许多舰队在印尼,尤其是爪哇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物品和技术,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和是来自云南的穆斯林。早在郑和时代之前,就已经有阿拉伯、波斯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商人和使者在南方港口城市如泉州和广州定居。他们或其后裔为这次远洋探险贡献了很多专业技能。在郑和(Zheng)的舰队中,大多数船员都是穆斯林。因此,学者们相信中国的穆斯林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详情请见本书第一部分《华人在努山达拉群岛传播伊斯兰教》)

陈达生描述了中国各个港口城市穆斯林居住情况的变迁。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时期,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中国。起初这些外来者必须居住在一个叫“蕃坊”(fanfang)的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就像20世纪以前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必须居住在规定区域一样。因此,穆斯林群体与中国本地人往来的机会寥寥无几。蒙古族当权时期或元朝时期(1271-1368年)废除了这些区域。新统治者允许在行政管理、军队和其他领域中使用伊斯兰人才。这些阿拉伯和波斯后裔虽然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但他们依然是外国后裔,甚至恪守伊斯兰教教规。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将中东地区制作地图、药物、历法、灌溉水利技术、数学和建筑等技能传播到了中国。

这些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先于郑和去过爪哇,许多人加入郑和的远征舰队。与中国其他移民一道,他们带去许多中国先进技术。陈达生坚信他们将中

国瓷器制作、冶金、纺织、造船、建筑、渔业、农业和医药领域的高新技术传播到了印尼。这些农业技术、种植和农具制作的方法开始在爪哇及其它地区使用。有些移民还在爪哇岛沿岸及其它地区建造了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详见本书第一部分《中国工艺与爪哇岛北岸古清真寺的建筑》)。他们还在当地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同时,他们还将这些国家的许多产品带回中国,激发了中国人对草药、香料、海产品、奇珍异兽和原材料成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数世纪以来的贸易产品的支柱。

陈达生略显夸张地渲染了华人的影响力。例如,他称郑和的一名船长于1413年从占婆(Campa)移居爪哇的拉森(Lasem)。在那个城市,船长的妻女们教当地人制作带有中国图案的峇迪(Batik),如今这种峇迪已成为拉森(Lasem)峇迪与众不同之处(Tan, 2009:197-203)。然而在中国,峇迪被称为蜡染,只是边境少数民族的工艺,鲜为人知。所以,大多数专家都不相信峇迪是从中国传播到爪哇的。虽说中国图案影响了拉森和其它地区的峇迪制

作,但15世纪以前的历史已难以考证。

在《新剑桥伊斯兰教历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一书中,韦德(Wade)也强调了中国东南部各港口城市的穆斯林群体与郑和西洋之行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他与陈达生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穆斯林群体不仅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组成,还有来自占婆(Campa)的穆斯林。

在郑和的随行海员中,马欢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个。由于他和其他几人的功劳,郑和下西洋,到访努山达拉群岛的过程得以被完好记录下来。他们大多数水手都住在这些岛屿上,尤其是爪哇岛。在爪哇岛,他们发现了一些爪哇人居住区。根据马欢等人的记载,许多当地华人都是穆斯林,甚至在当地居民普遍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亦是如此。经过一番辩论后,学者们现已承认中国商人和移民在爪哇岛伊斯兰化的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技术革新者的角色。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